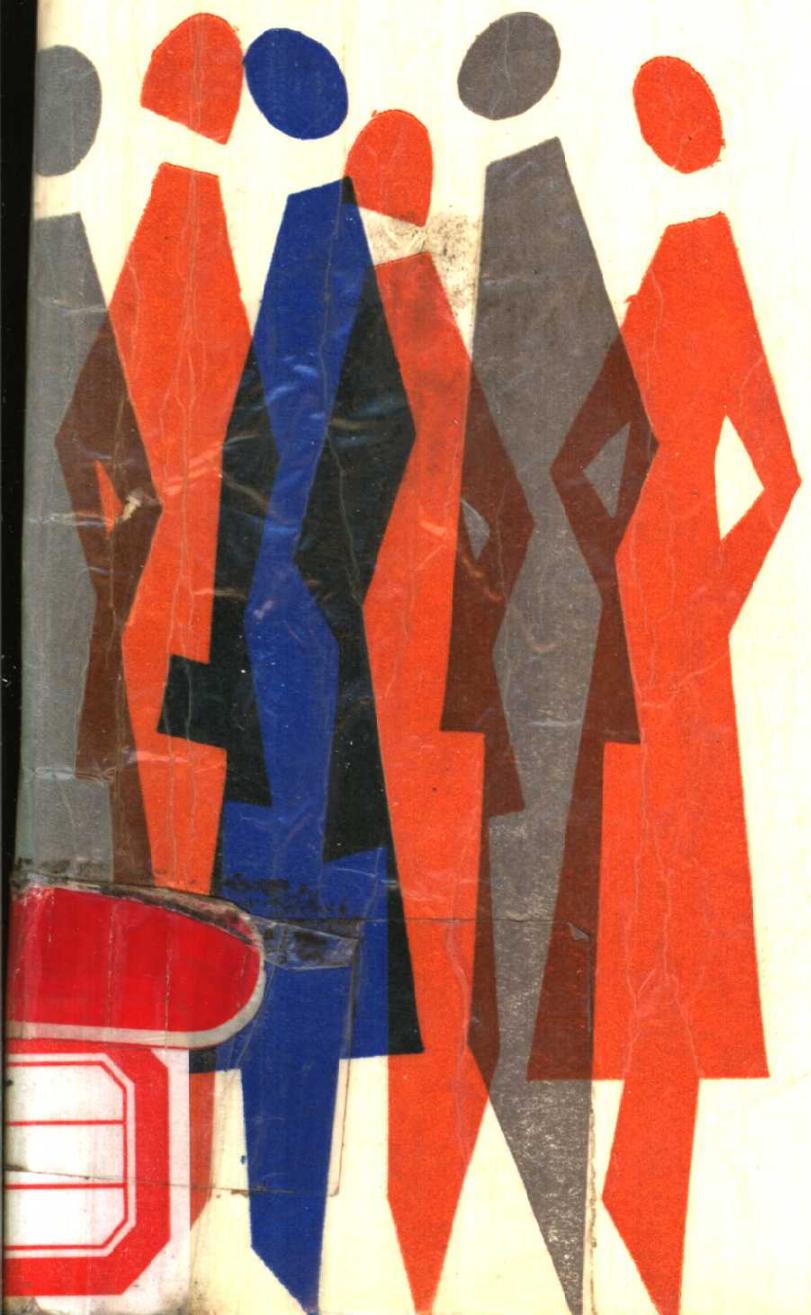


万岁，高3·2

■ 邵英 子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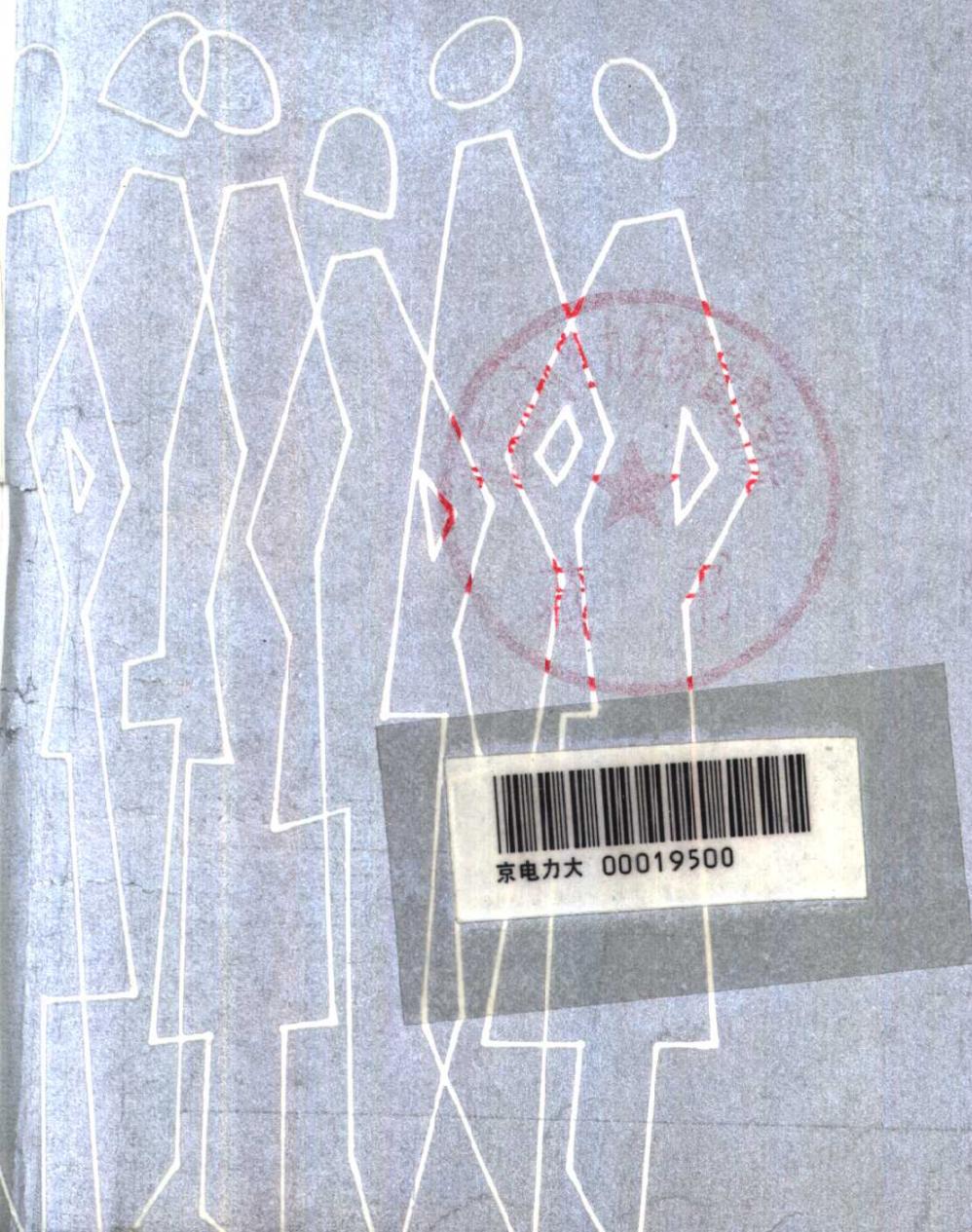
■ 时代文艺出版社

110809

14425
1744

万岁，高3·2

■ 邵英子实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万岁，高3·2

邵英 子实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00页 200 000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700册
定价 3.5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1. 一脚球踢出的风波	1
2. 有时候，一校之长也无能为力	12
3. 检查是万万不能写的	22
4. 两个窗口的后面	37
第二章	50
5. 丁楠发现了赵翔的专利	50
6. 校长要来，忙得大家不亦乐乎	63
7. 美丽的早晨，都干什么呢	74
8. 又发现“一对儿”	86
第三章	99
9. 这张政治卷原来是张电路图	99
10. 不能让谢军退学	109
11. 她和他又踏上那条僻静的小路	120
女生引爆的一场论战	132
	148
13. 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又闯进校长室	148
14. 赵翔也会撒谎	160
15. “飞出来了，真畅快！”	176
16. 党外布尔什维克——郑小林	189
第五章	205
17. 考， 宝	205

18. 他们就是让你琢磨不透	219
19. 一次痛苦的“分娩”	232
20. 她满腔热诚地干了件蠢事	245
第六章	260
21. 团支书提出辞职申请	277
22. 除夕夜，止不住的泪水	
23. 江波终于也解脱了！	
24. “司令”壮别高三·二	306

四

• • • • 裁

第一章

1. 一脚球踢出的风波

开学两周没上体育课，高三的学生急得抓耳挠腮的，尤其是男生。耽误什么也别耽误体育啊！唉，这可好，体育课成了各科老师争夺的阵地，有时，几位老师一齐来，表面上还谦让几句，心里却都想独占这四十五分钟。

同学们能说什么，占就占吧，老师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大家。

今天，身高一米九零的体育委员张世幸往讲台前一站，高高大大的象座山，潇洒而又威武，闹哄哄的教室静了。这个体委还真有点特殊的派头。

“大个，下节体育又不上了？”

“怎么搞的，司令，该向学校反映一下……”

下面七嘴八舌地喊起来，有男生也有女生。没人喊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班里的最高峰，大家爱喊他“大个”，体育委员又常常是统率全班的司令嘛，也就又爱喊他司令。

司令对着乱哄哄的部下一摆手：“今天体育课要上，新老师来了”

“OK！”不知谁喊了一句，挑起了一阵无法抑止的笑声、欢呼声，淹没了张世幸的话音。司令也有指挥不了部下的时候，只好笑笑走过去。

只见一伙子人急急忙忙窜出教室，这些穿皮鞋的，得赶忙上别的班找伙伴对换鞋子，体育课的准备工作可马虎不得。

孙征迈着轻快的小步走下了教学楼的台阶，向已经排好的队伍走来，二班的学生几乎是同时在心里说：嘿，真帅！

在这秋风习习的九月，女同学有的已穿起那种时髦的薄毛衫了，而新老师竟穿着短衫短裤，又是一身纯白，这颜色在这个季节里，能叫人眼睛一亮，更何况，他那露在外面的臂膀和腿上的肌肉块隆起着，泛着棕色的光泽，与纯白的运动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第一印象当然很好，同学们毫无顾忌地欣赏着新老师的风采，只觉得他那轻盈利落的步伐，都是经过严格的教练训练成的，太具有运动员的良好素质了。

大家没有去细看他的眼啊，眉啊，还有那紧紧抿着的嘴角……但，这新老师一亮相，他们就很兴奋，二班的学生又憋不住了，趁着老师还没有走近，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看，老师这几步走象体操运动员出场。”

“个不高，说不定是搞体操的。”

“瞧，真有个精神劲！”

“还挺年青，新毕业的吧？”

女生议论人，爱捂着嘴，听不清都说些什么，只从队尾传来嘻嘻的笑声。

站在男生后排的班长赵翔，轻轻地对大家喊了一声：“鼓掌！”这是欢迎新老师上课的见面礼。

掌声乍起，孙征一愣，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迎着扑面而来的掌声，自然地高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象运动员登上领奖台时那样，这个时兴的动作使掌声更加热烈，孙征紧紧抿着的嘴角不觉露出一丝微笑。

谢军忘了鼓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队伍前面早已摆好的足球，心想，总算可以痛痛快快地踢一场球了。他早就盼望

着，淋漓酣畅地出一身大汗，把心里的郁闷和烦恼带走，哪怕是暂时的也好。

那件憋在心里的事情，折磨着他，现在他谁也不想告诉，只能藏在心里折磨自己。今天，看见了足球，能踢上一场足球，也是解脱的好办法了。

正这么想着，谢军突然发现大家都在鼓掌，知道自己刚才发了一会呆，便急忙拉开架势，也巧，这时掌声已经息落，只听见他自己干巴巴鼓的两声，叭，叭，象是故意似的，有人笑了。

孙征看了谢军一眼，又把目光转向大家，显然对谢军这两下鼓掌有点想法：这个学生，怎么回事？

体育课的时间象飞似的，一节课过去了，孙征看看表，还有三分钟下课，他要结束这堂课了。吹起了集合哨——女同学开始集聚，男同学毫无反应。

这时球正在谢军的脚下，他听见了哨声，却不想放过这一脚球，其他人更是如此，多玩半分钟也是好的！

就象哨声没有响起一样，男同学们依然沉浸在火热的拼争之中。

这种无反应的反应，使孙征有些冒火了，又发出第二次集合令，又一次长长的哨音。

可谢军已经把球带近了球门，找到了最好的射门角度，飞脚劲射！

“大家”郑小林一个漂亮的鱼跃，可惜，没有扑住。球飞进大门，带着力的旋转，滚进操场边上的树丛中去了。

全场雀跃，为了成功的谢军，也为了郑小林那个没有成功却又十分漂亮的鱼跃。

孙征，可冒火了：又是刚才那个学生。

“集合——”他不满地大声呼喊着。

体育委员张世幸，看见孙老师满脸的阴云，忙招呼大家集合，好在女同学已经站好了。

谢军捡球去了，他乐呵呵地用脚把球从草丛中勾出来，三盘两带地往回蹭，还蹭得满“油”呢，他还沉浸在刚才那一脚劲射的快乐之中，孙老师冒火的眼睛，张世幸焦急的目光，他都没在意，一直把球蹭到队伍前面，转身就要归队，竟没有一丝抱歉的意思。

“等一下！”孙征的火气实在是按压不住了，“集合哨，听见没有？”

“听见了。”谢军很平静。

“听见了，为什么继续射门？”

“.....”

“全班在等你一个人，你还慢悠悠地往回蹭，就不能跑几步？”

“能跑。”谢军顺嘴回答着，自己也莫名其妙。

嘻嘻，队伍里有人憋不住笑起来。

“什么——能跑，好，既然能跑，间操你不要做了，围着操场跑三圈。”

孙征受不了谢军这种毫不在乎的样子，这简直是一种轻视，不能容忍的轻视。

一种异常的气氛控制着全班，嘻嘻的笑声没了，一切都在意料之外。

班长赵翔急了。他最知道谢军的脾气，他真的会围着操场跑三圈的，在全校面前出个大洋相。可赵翔并不怪罪孙老师，他觉得这是话赶话赶到这地步的。谢军这小子，今天

也是有点反常。

想到这，赵翔心里有了一个解救的好主意。

他笑着向孙老师走过去：“老师，我替他跑！”

“哄”，全班都叫他逗乐了。

显然，今天赵翔比谢军还反常了几分。

孙征冷眼打量着走过来的赵翔，这个笑眯眯的比那个冷漠漠的更叫人难受，他突然转向大家。

“还有谁能替他跑的，站出来！”

哄笑声嘎然停止，老师叫号了。

学生们的心中陡然一震。

谢军一扭头，真的上了跑道。

这时，下课铃响了。再过几秒钟，上间操的人流就会潮水般涌出楼门。孙征当然不愿意把这场闹剧摆到全校师生面前。

“列队做操！”他使劲地吼了一声。

全班竟原地未动，几十双眼睛怒视着他。

这是一个集体的反抗，他感觉到了，心中一阵慌乱，难道他的新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这可是他的第一堂课啊！

突然，男生队伍里走出两个人，那高个的微锁着眉头，一副思索什么的样子，思索之中又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傲气，这是高三·二班的一个人物：刘正源。

那矮个的，却是笑嘻嘻的面孔，满脸的调皮相。两个人走出队伍，睬都不睬孙征，便向谢军的方向追去，矮个还回头甩给大家一句话：

“咱们可不能看着谢军一个人丢丑啊，哥们可得够意思。”

这话提醒了赵翔，高三·二班比其他班更容易干出这种

“够意思”的事来，要是再有几个人跑出来，可就不好办了。便对着队尾的女生喊了一句：“刘洁，你快组织大家上间操，我和大个去把他们追回来。走！大个。”

刘洁是团支部书记，她早已涨红了脸，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听赵翔一喊，赶忙站出来，招呼着这些还没有来得及选择的同学。

可是，已经很难招呼，男同学又有几个追了上去。

四百米长的白色跑道线是一个巨大的椭圆，恰恰把全校的间操队形围在里面。

谢军顺着外圈慢慢地跑着，脑子里乱极了，今天是怎么啦？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七八个男同学都追上来了。跑在最前面的是刘正源和郑小林，他放慢了脚步。

“小林，正源，你们都下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跑行。”

“哪能叫你一个人跑？”

“咱哥们得同舟共济啊！”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安慰起谢军来了。而赵翔想要劝阻大家别跑的话，倒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张世幸拉拉赵翔：“既然大家都想跑，就跑吧，我整队，咱们跑出个样来，让大家看看高三·二班的班风，怎么样？”

“好！”不等赵翔回答，所有追上来的人都热烈响应。

赵翔有什么办法，只能顺应潮流。

张世幸利索地下了口令，一支散散拉拉的队伍，瞬间变得十分整齐了，而且步伐十分一致，共同的反抗心理统一了他们的节奏。拐过前面的大弯，他们将进入全校师生的视线。

要亮相了，都紧张起来，郑重起来！

张世幸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高一军训时的情景，那年

高一新生到某部军营军训了七天，之后，也曾接受了一次全校的检阅，同今天的情形有些相似，又不相同。

返校的那天是最让人难忘的：刚刚下过一场小雨，路上低洼处还积着浅浅的雨水。军训归来的队伍，故意在离校门200米的地方下了车，整好队列准备接受在校师生的检阅。

每一个“战士”都被那场面激动着。

校长站在校门口的台阶上，向他们挥手微笑，满意的目光抚过每一行“战士”的脸。

同学们心中骤然升起一股军人的神圣感。他们紧抿着嘴角，神情庄重，既是军人归来，当然要亮出军人的英姿，抖出军人的威风。

高三·二班特别自豪。这次军训，不仅打靶得了集体优秀奖，队列比赛也得了优秀。返校了，当然要拿出优秀的水平给大家看看，更何况校长就站在台阶上“检阅”呢！

张世幸的口令堪称全校一流，一流口令指挥的队伍，当然也是一流。同学们拔着标准的军人正步接受检阅。他们使劲地踏着脚，溅起路上的积水，显示了军人的庄重和威严……

高三·二班的队伍格外赢得了掌声和夸奖。

两年前军训生活的镜头，此刻在张世幸的脑海里闪回，当年那鼓动人心的口令，带着重重的男子气冲出了胸膛。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三、四——

这支小小的队伍也以饱满的情绪回应着，

——二——三——四！

口号振动了整个操场，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投向

这支奇特的队伍。

这是哪个班的？干什么呢？

孙征彻底被激怒了……示威，这就是集体向老师示威！

而示威者们也感到了自己的举动是如何吸引着全校同学的目光，看，广播操都快停了。他们更增添了几分自豪：给全校看看，高三·二的班风；给孙征看看，我们这些男子汉们是好惹的吗？是可以随便惩罚的小孩子吗？

好神气的队伍，短小而精悍，以不可阻拦的势头绕过了司令台，来到了高三间操队列的领域。

高三·一班站在最边缘，紧靠着跑道，有人对他们喊：“喂，怎么啦，你们？”

嚓、嚓、嚓——没人回答。

郑小林一想，这是造舆论的好时机，忙喊：“我们挨罚呢，新来的体育老师罚我们，跑步，跑三圈！”说是挨罚，可语气里却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

队伍绕过了大弯道，又转到了间操队形的后面，郑小林对着高三·二的队尾喊起来：“有正义感的，站过来！”

“我们从来就是团结的集体！”

“高三·二不是好惹的……”

今天，高三·二谁还有心思做操。一开始，大家就盯住了这支队伍，看到他们在全校面前这样耀武扬威，不禁产生了几分羡慕，再加上有人这么煽动，男同学早就憋不住了，一下子就涌进了这支示威的队伍。

只有一个男同学没有去，一个人站在原来的位置上做操，孤零零的。他是何力。

女生队里倒跑出去两个高个子，是方小方和江波，刘洁没拦住。她俩甩着大步紧追男同学，不但没有显得吃力，反

而有几分潇洒。

压在队伍后面的是赵翔，他不断地向后撤，好让后追上来的同学进入队伍。他怕跑乱了阵脚，他可是一班之长啊！

几个老师觉得奇怪，问张世幸：“喂，你们班怎么回事？”

这一回郑小林可没敢接话，跑在后面的赵翔也替张世幸捏把汗，这可怎么回答好呢？

只见张世幸放慢了脚步，对喊话的老师说：“是老师叫我们跑的。”语气十分平静又十分认真，让人摸不透。

他在老师心目中是有威信的干部，不会撒谎，可气氛总有些不对头，回头找孙征老师证实一下吧，而他却气汹汹地进了教学楼。

此刻，高三·二班的班主任丁楠正坐在办公室里。今天，她没有去上间操。平时，她是很喜欢上间操的，特别喜欢站在自己班队伍的后面，象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一样，跟随着广播操的乐曲，认认真真地做完每一节操，觉得很惬意。

今天，她没去上操，有一个不成理由的原因。早晨，她心血来潮，穿了一身过去从来没有穿过的绛紫色西服裙装，自己也感到很漂亮。还没来得及上教室，就上间操了。丁楠可不愿意穿着这身漂亮的衣服，突然出现在同学们面前，即使是站在队尾，那些好奇的学生也会歪头扭脖子地看。特别是那些女同学，还得叽叽喳喳地议论一阵子，她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没想到，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啦！

听完孙征老师委屈而又气愤地讲述，丁楠明白了，她的学生们闯了祸了。

她急急忙忙奔到东门台阶上，等着她的学生。在示威队伍拐到操场东面时，拦住他们。

跑在前面的郑小林，第一个发现了丁老师，忙向大家发出了信号：

“丁老师，东门台阶上。”

“对，是咱们老师。”

“你们看，老师穿了身新衣服，不细看，还认不出来呢。”

队伍离东门有一段距离，大家只看见老师的新衣服，却没有看清老师的面色。愈跑愈近，队伍中没有人说话了，他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丁老师的脸色阴沉着，好久没有这么难看了。

自然要放慢脚步，恨不得往后跑。

张世幸看看赵翔：怎么办？

大家的眼睛也都看着赵翔，一班之长，这回可看你的了。

赵翔心里明白，张世幸指的是怎么跑，前面又是一个大弯道，是照丁老师跑过去，还是按原来的路线转过弯道，继续“示威”？

大家都等着他的决定。他的心也有点乱了，本来是想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卷了进来，从一踏上跑道，他的心就敏感地觉察到这不是一件好事，可他又控制不了大家的情绪，难道能在多数人情绪激昂的时候，站到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吗？那只有失败！

赵翔在心里默默地承认，他没有反对大家的勇气和力量。他跟着跑了，亮了威风，但他心里一点也不轻松。

“大个，”赵翔喊着张世幸，“慢点，一直往前跑，不要拐了。”

张世幸点点头，别人都放慢了脚步，以最慢最慢的速度接近着丁老师。

一边小跑，赵翔一边小声地对大家吩咐着：“到老师跟前，谁也不要说话，更不要解释。刘正源——”下面的话赵翔没说，但刘正源明白，大家也明白，这是提醒他这个爱放“炮”的人注意点。最好别说话，憋着点。

赵翔办事向来稳重，大家都服他，要不能连任三年班长。

听赵翔这么嘱咐张世幸和刘正源，别人也幡然醒悟了，这回可是出了风头也闯了祸。

对孙征，这个刚刚分配来的毛头小伙子，老师，又怎么样？他们可以一百个不服，甚至示威给你看看，可面对着他们的丁老师……

队伍终于在台阶下缓缓停住了。可谁也不敢抬头，有的装作擦汗，用手帕在脸上抹来抹去，有的用脚拨弄着小石子，眼睛只盯着地。刚才那理直气壮，得意洋洋的派头，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从丁老师的脸上明白了，她不赞成他们的这种举动。

给丁老师闯了祸，如果他们不喜欢她，闯祸活该，恨不得多给她闯点才好呢！可是他们恰恰喜欢她。

也给高三·二班闯了祸，要是他们不爱它也好办，巴不得它散了摊，自己也自在。可，他们偏偏爱它，今天不就是想以实际行动维护它的尊严吗？唉！

没有人抬头，一律垂着，他们不敢正视丁老师的眼睛，那双总是带着微笑，带着信任，总是让你感到亲切充实的眼睛。也许就是因为这双眼睛，同学们才觉得丁老师那并不俊

美的脸庞却是生辉的，因为有这么一双眼睛。

即便不抬头，每一个人也清楚地知道，丁老师今天的脸色和她那身大方雅致的绛紫色西服裙装是极不协调的。

2. 有时候，一校之长也无能为力

丁楠坐在办公室里出神，上午的事扰得她心神不定，这些学生怎么搞的？自习课时得同他们谈谈。正想着，校长室的小干事来告诉她，校长让她带几个跑步的学生去校长室。

李柏林坐在装饰一新的校长室里，有点不自在。他看惯了那支横在天花板上的40瓦白炽日光灯，可如今已被一座六枝雕花大吊灯代替了，他真不习惯。写字台上，虽已铺上了墨绿色的绒毡，压上了玻璃砖，可他还是想着那已被压在下面的棕红色木制桌面。

昨天，刚刚搬进来几只全包金丝绒沙发，臃肿庞大，使房间一下子小了许多。

最让人感到不习惯的是那块铺满了整个房间的猩红色大地毯。踏在上面，步子变得虚乎乎的，不那么实在了。使他留恋起那油漆斑驳的木条地板来。

不习惯也要这么办！这是“外事办”的安排。据说，下月将有一个外国教育考察团来参观考察。原来省教育厅安排他们去省实验和市实验两个“窗口”去参观，他们竟谢绝了，偏偏要到一个没有实验名头的中学去。普通中学，厅里委实放心不下，掂来掂去，选中了李校长这座“区重点”，虽